

叙述一名女子的坎坷、奋斗的命运。
——幕幕既悲壮又哀婉的动人故事

小说以一个水泥厂的沉浮兴衰为背景，折射上海半个世纪来的时代风云变幻，时间跨度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是一部拥有富足的历史信息量又给人以难于抗拒的情感撞击的书。

紫藤花园

著者 / 王晓玉



紫藤花园

著者 / 王晓玉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紫藤花园

王晓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6.875 印张 421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5.00 元

ISBN7—80505—768—0/1·705



作者小传

王晓玉，一九四四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邹平。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哈尔滨、南昌等地任教，现为上海某成人高校中文专业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一九八二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兼涉文艺评论，已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理论著作近二百万字。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正宫娘娘》、《阿花》、《阿贞》、《阿惠》等。作品曾多次获奖。

引

子

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进攻北平郊外战略要地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爆发。

次日，上海各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卢沟桥战事消息。

地处英租界并以英商名义登记注册的《文汇报》，为掌握最新最快的第一手资料，派出两名“社会新闻版”记者北上采访。十数日后，两人只返回一人，其一在战场为流弹击中，光荣殉国。返沪记者名张宗元，以整版篇幅详述战地见闻及同伴牺牲过程。《文汇报》一时成为沪上最畅销的日报。

七月中旬，正在台湾海峡以演习为名炫耀武力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其司令官长谷川清的率领下，驶向上海，停泊于黄浦江外吴淞口上。战争气氛骤然紧张。

七月二十日，日军竟蛮横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飞行，遭到当局拒绝。

消息见报后，上海市民立即意识到一场血战已势所难免。五年前的“一·二八”事变尚记忆犹新。第二次淞沪抗战迫在眉睫。

大批民营企业在仓促筹措分移内迁。

水泥同业会会长沈渊力主上海工商界尽快迁移。他的“华申水泥厂”地处龙华，濒临黄浦江。五年前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向龙华投掷大量重磅炸弹，伤人毁厂，“华申”停工十月之久。经数年惨淡经营，“华申”刚略有起色，如今看来又难逃厄运。他积极策动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毛纺行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南京的中央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呼吁书”全文刊于《文汇报》上，标题十分醒目：

愿为抗战效力，誓不以厂资敌！

局势严重，舆论强烈，国民党政府当即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委派资源委员会林继庸等人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内迁可能。

沈渊积极奔走于各行业及资源委员会调查组之间。林继庸一行临离沪返宁，沈渊还在私宅沈家花园为其设宴饯行。

沈渊已年近六十，太太患肺病长年卧床不起，儿子沈源又在三年前赴美留学，他一人跑里跑外，几近心力交瘁。资源委员会调查人员一走，他就发作了小中风，住进了广慈医院。

林继庸等倒也不负众望，向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上海工厂内迁计划。按此计划，第一批内迁厂应为炼钢、炼氧、制罐、橡胶、水泥等重工业厂，以适应战时需要。棉纺毛纺日用品等轻工业，列为第二批。

八月十日，南京行政院会议通过这一提案。

八月十二日，以林继庸为主任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沪成立。

当天下午，沈渊坚持出院。他的中风本不十分严重。住院期间，他并未中止对“华申”厂迁移事务的指挥。他的太太曾因担心他体力不支而建议召回儿子沈源，他坚不应允。一来他知道自己还不至于非有助手不可，二来沈源已读到本科四年级，再捱半年多便可取得学位，何须让他功亏一篑？沈太太素来温顺，也就不得不随了他。

沈渊回家后翻阅家中留存半旬的一应报刊，方知数日前，两名日兵驾车冲入虹桥机场进行挑衅，被中国守军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已于八月十一日，以十六艘军舰、数千名官兵的兵力，在上海市北一带登陆并部署兵力。而中国方面，也已在上海城内集结了三个师一个旅，将士在四万人以上。这场仗，眼看就要打响了。

沈渊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他走进太太的卧室，非常温柔地问暖问寒问病情，然后差走了太太的贴身娘姨赵妈。赵妈一走开，他就递给沈太太一张纸，还为她秉灯照明，让她可以看得清楚些。沈太太只看了第一行两个字，就哭了起来。

“遗嘱，”她抽抽噎噎地说，“何须你写给我呢？我是注定要走在你前面的……”

沈渊拉过她床头的一块手绢，为她拭泪，还笑，“看看你，还以为我马上要去跳楼呀？这种东西，早晚总要写一张，以防万一嘛！你收好了，别乱塞！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还有话要说呢！”

“我心里，乱着呢，”沈太太凄凄惨惨地，“前世造了什么孽，投胎投到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来！都在说，马上又要打仗了呢……”

“在劫难逃。你也不必去操这个心了，操心也没用。我尽量想办法。要是抢在开仗前迁出上海，就算是大幸了！”

“怎么个迁法呀，这么大一厂……厂，还可以迁，这房子，这花园，怎么个迁法呀，我又是病入膏肓……”

“所以我跟你商量呢！我想让阿源回国来，至少可以帮我照应

照应家里……趁此也可以办了他跟可心的婚事了。”

“眼看要打起来，人家逃难都来不及，我们怎能让他赶回来呢……我们都老了……沈家总要留个根呀……”

“唉，这件事我也拿不定主张呢……要不，再看看局势吧！”

局势急速发展。仅只隔了几个小时，日军就向上海驻军发起了全线进攻。八字桥、江湾路、宝山路、天通庵路一带成为战场，枪炮之声彻夜不断。上海历史上第二次对日淞沪之战爆发。

开战仅五天，华申水泥厂就被炸成了一堆废墟。一枚重磅炸弹击中了办公楼。墙倒屋塌，楼内几名职员工人连同一位襄理无一幸免于难。

幸而沈渊早已在开战前转移了厂内几组重要设备，且战事一起就下令停工，除少数自愿守厂者外，全厂近千名人员均已撤离，终未酿成如申新纺织厂那样的正当开工突遭轰炸而数百工人悉数遇难之惨案。

沪上驻军顽强抗战，为大批工厂加紧迁移争得了时间。沈渊从浙江湖州调集了十余艘原用来运输石料的驳船，将已经拆卸成零且以麻袋包裹停当的生产设备装运进舱，上面又覆盖上了树枝和茅草。他的计划是先往苏州，再北上经镇江抵武昌，免得厂房后立即开工——这十几船设备中包括压气机、生料磨、水泥磨、轧石机甚至淘泥机，只要一安装起来，马上就可以投入生产。在上海化为一堆废墟的“华申”，到了武昌便可复生！

厂内四十余名青壮工人愿随船同行。沈渊决定亲自押运。

临行他与太太告别。他并不说是迁厂，更不说是走水路。他只说是先到武昌去看看，选择厂址，少则十天，多则半月，一定返回上海。

沈家花园虽在法租界内，地处亚尔培路中段麦琪路上，距开仗的市北地区较远，但飞机轰鸣和枪炮交火声还是可以历历在目的。

日本人尽管不直接攻击租界，但还是时时传来炮弹击中大世界、炸弹炸飞先施公司一只角的消息。沈太太躺在病床上如同躺在钉板上，一听沈渊要走，立时三刻就晕厥了过去。沈渊急于启程——苏州河那边等着他一到就开船——只好对宅内最忠心耿耿的两个佣人，一个是赵妈，一个是名叫田大勤的花匠，简要吩咐了几句，又看着那位从广慈医院包了来的小护士为沈太太打了一剂解痛镇静针，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沈家花园。

他一去不返。“华申水泥厂”的船队路上遭到了日军的狙击。还没绕出上海河段，岸上的日军炮火就瞄准了这组目标。十余艘驳船上的四十多个人只生还八人。沈渊重伤后被几个工人拼死救捞到岸上，还没送进医院就断了气。临死只留下两句话：

“叫沈源……回来，重开……华申厂！”

《文汇报》记者张宗元于次日发出一条有关“华申”被毁、沈渊遇难的消息。但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当时，这样的消息已引起社会的多少震动和重视了。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在淞沪第二次战争期间，全市被毁工厂计九百零五家，其中不包括千余严重遭损者。上海工业界之总损失，在当时法币八亿元以上。

沈家花园倒了大梁，从此败落。

第 一 章

黑色的“福特”牌轿车，乌油油的，慢吞吞地，如同一只隔年的老蟑螂，在沈家花园的大铁门前停下了。

田大勤推开车门，从驾驶座上跳下地来。系在他裤腰带上的一串钥匙哗啦啦一阵乱响。他捏住其中一枚，插入铁门右侧的一方锁眼。门开了。只开了一页仅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小门是安在大门上的。田大勤侧着身子跨了进去。门内紧接着传出一片铁钩铁栓铁环铁链撞击牵拉磨磨擦擦的声音。“嘎——吱——”带了小门的右侧大铁门被拉开了。田大勤从门后闪出身子，又去推左边的那扇。他的肩膀顶着门上的大铁环，铁环像钟摆一样撞得门“啞啞”直响。

“福特”车里，后排座上的李太太、李可心的娘，皱起了眉头。

“难道把看门老头也辞退了？”她说，撇了撇嘴，“沈家连这样一口饭也要省？”

“省一点是一点，做得对。”前排驾驶座旁的李步正说，“时局艰难，开不了源，自然就只好节流喽！”

“外人看来总不像样，”李太太还是摇头，“堂堂一个沈家花园，十来个佣人居然辞得只剩下两三个！你看看这田大勤，到底算是花匠，还是汽车夫，还是门房？”

“都是。”李步正却笑了，“看他这一身力气，还可算是沈家花园的保镖呢！我表姐真是聪明人，独独留下他来。”

“是呀是呀，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你表姐了！”李太太拉着长声唱歌般地说，“还不光是聪明呢……”

坐在她身旁的女儿李可心轻轻喊了一声：“妈！”

李太太顺着女儿的目光往车窗外看，看见田大勤拍打着两只手上的尘土铁锈，正向老“福特”走来，这才住了口。

却不料“嗤——”地一声，可心身边的小丫头紫藤，嘻着嘴笑出了声来。

“别给我轻骨头！”李太太目光绕过可心的身子向紫藤瞪去，“用得着你笑什么？当心我回去之后……”

“妈！”李可心身子不动头也不动只轻轻动了动嘴唇，马上又制止住了她母亲。

田大勤轻巧地跃上车，随后带上车门，一踩油门，老“福特”悄没声响地驶进了沈家花园。

紫藤忍俊不禁一声嘻笑，不是没来由的。

十六岁的紫藤在李家已经住了八年。李家什么事都不防她不瞒她。李家什么事她不知道？

中午临出门时，李步正特意脱下了他平时最习惯穿着的夹袍衣衫，换了一身毛哔叽隐条西装。西装上身后，他站在穿衣镜前端详自己，忽然又叫紫藤开橱门，找一根颜色浅一点的领带来，说是脖子这根颜色太乌了，系了好像没系一样。紫藤忙忙地找了一根淡灰色的，他又说太素，让她再换一根，要那根带红点子的。一旁坐于

梳妆台前往脸上扑粉的李太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做新郎官去呀？”她说，“你表姐是看中了你女儿可心，又不是看中了你。”

“这是什么话！”李步正红了脸，“出客嘛，总要像样些。又不是在自己店里站柜台。你不是最怕他们沈家大老板瞧不起我们吗？”

“什么朝代的事了？谁瞧不起谁呀？”李太太说，“你以为还是当年小学徒追求大小姐辰光呀？”

“又来了又来了！”李步正摇着头，“儿女都这么大了，你也不怕让人家……你看看，紫藤都在笑了！”

“紫藤你给我滚远点！”李太太喝道，“还不快到后厢房去，帮你可心姐打扮打扮！该死的沈家老‘福特’怎么还不来？我看是连这部车也要保不住了，早晚要卖掉了换药吃……”

“何必呢，嘴上积点德吧……”

“哟哟哟，又心疼了是不是？……”

尽管对李太太酸意醋意的来龙去脉很明白，但十六岁的紫藤从前厢房走向后厢房时还是免不了很有点纳闷：真的，都是什么朝代的事了？可心姐已经二十六岁了，这么算起来，大姨父当年做小学徒时追求沈太太——不应该叫沈太太，应该说是一个很有钱的大小姐——那起码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前的事，为什么大姨妈这么老了，脸上扑了再多的粉也盖不住皱纹了，还要这么提不得，一提起来就直冒酸气火气？更使紫藤想不通的是：就说大姨父吧，三十年都过去了，又为什么一接到沈太太的请柬，就喜孜孜地搓手踱步坐立不安而且还要换西装换那根带红点子的漂亮领带？

十六岁的紫藤以为，五十多岁的人还这么花样百出，实在是滑稽可笑的。

田大勤将那老“福特”开得慢而又慢，以便车里的几位沈家亲

戚，可以把整修一新的沈家花园看得清楚些、仔细些。

沈太太并没有这么吩咐过。少爷沈源自然更不会特意关照。他在忙着龙华那边的厂务，恐怕都未必知道沈太太派车专程去接来了李老板一家人。但田大勤明白沈太太此举的目的。他知道沈太太病势沉重，拖不了多长日子了。沈太太急于在撒手西去之前了结了一件大事：把李家小姐李可心娶进家门来，让沈家花园在她逝去之后仍然有个支撑门户的当家主妇。沈太太本来大约还想拖一段时间的，因为这件婚事虽然多少年前就已议定，但后来少爷沈源出了国，一耽搁就是四年，沈李两边都有点凉了心了。特别是去年“八·一三”之后，沈家工厂被毁，主人身亡，沈太太靠了盐水葡萄糖氧气野山参硬吊着，更没人去张罗这婚事了。到十一月，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支中国部队——谢晋元的孤军营，也不得不退入了租界，仗不打了，在美国的沈源才绕道香港返回了上海。那段时间里，沈家花园败落得可实在是狼狈啊！沈源回来，第一件大事是救他母亲，托亲戚找朋友地好不容易才把沈太太送进了伤兵成堆的仁济医院；第二件大事是救那工厂，招募了一批人日夜打捞沉在苏州河里的那十几艘驳船，把陷进了河底淤泥的生了锈散了架的机器们有一件是一件地挖出来吊上来又运回到龙华去，试图重新复工，实现沈渊的临终遗愿。沈源无暇顾及沈家花园。沈家花园成了一只垃圾桶。打仗的那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租界，沈家花园里前前后后住进过好几百个人。花园里遍地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草席片、破布片、烂铁皮、碎碗渣，墙角那边的一棵夹竹桃下，甚至还埋过一个婴儿的尸体。所有的花卉无一幸存，花圃被踏得比水泥地还平还硬。而那条从大门口通向花园深处住宅小楼的水泥地，却留下了一条又一条的裂缝和一个又一个凹坑，许多块原先垒成假山的花岗岩被莫名其妙地移到了路旁甚至路中，好似可以用来阻挡日军进攻的路障一般。

沈源回来不久，李步正全家曾坐了田大勤开的“福特”，来沈家花园拜会过一次。田大勤刚学会开车。原来的司机不辞而别，据说是回苏北老家投奔抗日游击队去了。田大勤的车开得七歪八牵地，不光因为生手，还因为沈家花园内路不像路、园不像园，赛过一片垃圾堆栈。那天，沈源刚回国，凡事都心中无数，勉强应酬着，一副心不在焉不耐烦的样子；沈太太马上就要去住院，自以为此去便难回返，凄凄惨惨地半死不活模样，所以两家人匆匆聚一聚匆匆就散。田大勤开了那摇摇晃晃的老“福特”驶出大铁门时，只觉得李家人似乎都松了口气，而那李太太，竟还从鼻腔里哼出了一句话来：

“弄不好了，这沈家！”

田大勤记着这句话。田大勤属于那种一天说不上几句话的闷葫芦。但不开口说话不等于没话说。田大勤心里的话比谁都少不了半句。他明白李家这位嘴尖心窄眼孔浅的小老板娘是把处于厄境中的沈家看扁了。沈李两家的婚事危险了。他很有点气不过。他虽然只是沈家花园里的一个佣工，虽然沈家少爷娶不娶李家小姐于他关系并不太大，但他最见不得那种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所以就牢牢记下了李太太认定沈家“弄不好了”的这句话。时隔半年，他又奉命去接李家人。他而且知道沈李两家此次会见将要决定婚嫁大事，所以就很存心很故意地在临行时把老“福特”冲洗得乌黑锃亮，而当车轮滚进大铁门之后，又把车速调到了最低档。“福特”如在水中漂着的游艇般，轻悠悠地荡进了沈家花园。田大勤稳稳地握着方向盘，眼睛瞟向悬于头顶的反光镜。他看见了车上几个人的惊讶表情。

蜿蜒伸向花园深处的小路新铺了水泥，细洁平滑，灰白色的，显得十分清爽，一望而知是“华申”的名牌产品：“白龙”水泥。

没有了裂缝，没有了坑坑洼洼，车轮滚过赛似滑过。

缓缓一个弯道，绕过那丛茂盛的夹竹桃，迎面扑来一片姹紫嫣红。

满园的月季。粉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簇拥着几株挺拔的深紫红的，在色彩上显然是刻意安排过的。月季花圃的外围有几棵大绣球，淡淡的粉色花抱成几大团，浮在绿得几乎发黑的枝叶之上，从车上望去，好似正一个个地向前滚动着过来，又向后滚动着过去。阵阵浓郁的香气钻进车窗，罩住了车里每一个人。

居然还有几株小小的玉兰，顶着几朵瘦伶伶的象牙般透剔的白花，颤巍巍地站在花丛之中。

“嘿哟哟！”李太太其实是个并无心计的女人，马上就惊叹起来：“这花园弄得比以前还漂亮了呢！大勤，是你干的？”

难开金口的田大勤正等着这一问呢，马上回答：“不，是少爷。我帮着少爷一起干的。”

“阿源？”李太太瞪大了眼睛，“你们家那位千手不动的大少爷？……”

李步正赶紧打断她：“那是过去！如今沈家门户要他独立支撑了，责任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了！我听说，厂务也整顿得不错呢！大勤，是不是？”

“是。”田大勤答，“已经开工了。”

“他在家？”李步正从前窗望去，看见了水泥小路尽头的那幢小红楼，小楼面目一新。

“不。在厂里。我一会儿就去接。”

“好！好！厂务为重，厂务为重！”

李太太也望见了那栋二层小楼。

“哟，门窗都油漆过了，门口还栽了那么多花！”她说，“这也是你家少爷干的？他还长了三头六臂？”

“不。”田大勤答，拧过方向盘，将车横停到小楼门口，“少爷雇人干的，他设计。”

李步正微笑着：“真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我可是早就说过，阿源是块好料！”

竟没人呼应他。李太太自然难以搭这个腔。她本来是打算毁了那婚约的，真实理由是以为树倒猢猻散、沈家一蹶不振了，口头理由则是这阿源花花公子一个，独养女儿给他不放心。如今虽然刚进花园不过三两分钟，但却感到两个理由都有点站不住了，不能不闭了嘴暂且先哑口无言，等着会过了沈太太摸摸底细再说。紫藤自不会接这个口。虽然叫李步正大姨父，叫李太太大姨妈，叫李可心姐，但她的实际身份不过是个丫头，从小她就明白。她有什么资格对沈家少爷、那位西装毕挺的外国留学生、那位十之八九要成为李家女婿的沈源说长道短？田大勤则在暗中得意。看你们还从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罢，他在心里说，沈家气数未尽呢，乖乖儿地把你们家小姐送来当沈家儿媳妇吧！

他这么想着，不禁在踏下刹车板的同时，举眼又瞥了一下头顶上的反光镜。

从镜子里看到的李可心，冷着一张如那玉兰花般玲珑细洁却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田大勤克制不住地打了一个寒噤。

二

整顿“华申”厂，哪有整顿沈家花园那般容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苏州河里捞出支离破碎的机器零件；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脚筋忍气吞声卑躬屈膝，才从占领军的宪兵司令部里打出了通行证，把这些锈迹斑斑的机件运回了龙华；出高薪请来了战后幸存的技术人员，清点财产帐目，拼装生产机器，制定了

最可行的生产计划；在春寒料峭的那几个月里，脱了西装挽了袖子跟老少工人一起清理废墟、组装机件，在煤堆和石灰石堆里跳上跳下……到三月底，才算勉强于瓦砾之中凑成了一条最起码最基本最粗糙的生产线，可怜巴巴地开了工。

每日生产的水泥袋数，不足战前生产的十分之一。

便是如此，也是依仗了祖宗余荫——靠了已故老爷子沈渊战前留存在厂里的大批原料以及半成品，才使那生产流程运转了起来。若没有那堆成小山般的上好开滦煤，没有已经碎成了小块的几十吨湖州石灰石，沈源便是真如李太太所说的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将这本已断了气的“华申”厂复活过来。

但是煤堆在矮下去，石料更是日见其少。粘土曾经告罄，因为粘土供应点余山发现了抗日游击队，驻沪日军派了兵去扫荡了，杀了上百个老百姓，把那片地方封锁了足足一周。一周之后，沈源亲自随货车去取泥，看见有几座民房还余焰未尽，断壁残垣中冒着脏臭无比的缕缕黑烟。走了这么一趟，回上海来后向母亲叙述了一遍，把个刚刚病情稳定出了院的沈太太吓得差点昏死过去。

“无论如何，”她喘着气说，“你也不要再出去了……”

“湖州怎么能不去呢？”沈源坐在以往沈渊常坐的软背转椅上，如同他爹一般地用食指轻扣着椅旁的红木茶几。他在回国后的半年里，飞速地蜕变为又一个沈渊，连说话的腔调和细微的动作都与沈渊活脱活像，以致于沈太太几次在昏昏然中醒过来，一眼看见了儿子还以为是儿子他爹又复生了。

“石料只够用半个月了……”沈源像是告诉他妈，也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能去，再不能去了！”沈太太流着泪，“关了厂罢，守在这里……我也没有几天了。”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赵妈一手为她轻捶着背，一手递过放在床